

# 淮阳历史上的三位名师

□ 李志远

追溯淮阳的历史，曾有三位著名的老师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他们是至圣先师孔子、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、五四时期著名爱国诗人徐玉诺。正是他们为淮阳增添了许多文化气息。

关于孔子在陈的故事，很多朋友包括淮阳本地人在内，都只知道“陈蔡绝粮”的故事。一天，孔子想要离开陈国去楚国，陈国的大夫们与楚国的大夫们发兵合围孔子，使其及其弟子们被困了七天七夜，因而很多人都觉得淮阳人对不起孔子，让他在淮阳受了罪。其实，对此，我是有所怀疑的，我不愿意相信家乡热情友好的先民们会那样做。于是，我翻看史书，查阅资料，得知了一个更接近事实也更为丰富的“孔子在陈”的故事。公元前497年的春天，因思想、政见不等于鲁，55岁的孔子离开家乡鲁国，开始周游列国。他先是去了卫、匡、蒲、郑等国，都不是很顺利，待不下去，甚至还在郑国的东门外被嘲笑为“累累若丧家之犬”。于是，他继续前行，来到陈国，住在现位于淮阳县城东南三官庙的司城贞子的豪宅中。孔子在淮阳受到了很高的

礼遇，有史料为证：“孔子在陈，陈惠公宾之于上馆（《孔子家语》卷第四，辨物第十六）。”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孔子陈蔡绝粮、七日弦歌不止的故事，仅仅是因为当时战乱频发，民不聊生，孔子的绝粮断然不是陈国主观上的原因，绝不是大夫们害怕孔子到楚后发兵动员合围导致的。这一点西汉孔安国有言：“会吴伐陈，陈乱，故乏食。”国学大师钱穆也为淮阳人正名：“而谓绝粮乃由受包围，则不足信。”须知，当时的楚国是大国，陈国畏之很久，又加上吴国兵临城下，自顾不暇，怎敢得罪楚国围困孔子呢？因此可推断，淮阳的先民们对孔子是友好的，是亲其师信其道的，不然，孔子的七十二贤中也不会有陈人四贤：子禽、子张、子期、公良孺。绝粮因世乱，困厄显人品。今人漫步弦歌台下，夫子的弦歌声犹在耳畔。

淮阳历史上第二位著名老师，是宋代文坛巨擘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。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新任陈州知府张方平，辟苏辙为陈州教授，任期三年。这样，因政见党争而宦海漂泊的苏辙在淮阳有了安身之所。31岁的苏辙在《初到陈州》里

并且在生活稳定后，立即把母亲和家眷接到淮阳，租住在淮阳县内的庞家大院，此后直至建国前后，淮阳成了他的第二故乡。期间，他虽然在信阳、曲阜、烟台、鲁山等地短暂任教，但淮阳是他的“长期根据地”、是他的家，他的儿女在淮阳成长，他的母亲在淮阳仙逝。

孔子、苏辙、徐玉诺，这三位不同时期的文学巨擘，他们都不是淮阳人，却先后来到淮阳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淮阳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，当年的他们，行走在古淮阳的土地上，心头或许时常会生出“客舍如家家如寄”的感慨吧！今天的淮阳大地上，依然有很多的异乡从教者。我们能做的是给他们送温暖，让他们觉得心安，能够时常发出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由衷之慨。

周口记忆



## 电影场上的欢笑声

□ 王天瑞

以前的农村，精神文化生活非常匮乏，农民如果能半年看一次黑白老电影，那就是很大的精神享受。

那个时候，还没有电视，特殊时期，剧团解散了，曲艺“洗手”不干了。那个时候，电影新闻纪录片，只剩“两位明星一个人”；两位明星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，一个人是西哈努克亲王。那个时候，电影故事片只有“三战一队一个兵”；“三战”是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，“一队”是《平原游击队》，“一个兵”是《小兵张嘎》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这次，降临黄村的不是暴风乌云，而是和风彩云。这次，降临黄村的不是灾祸，而是福音。黄村来了一个人，老百姓不知他叫什么，只知他姓钟，是上级派来的坐队干部，可他从来没在村里搞过大批判。有人悄悄问他，从哪里来？是什么官？他反复只说一句话，不是官、不是官。老钟来了不久，黄村人就发现，百姓们一个月就能看上一次电影，虽然还是“三战一队一个兵”，但心里却是格外满足。

太阳偏西，电影队坐着生产队的马车来了。电影队还是在南地——村南头。三位放映员跳下马车，卸下机器，立即忙活起来。首先是挂银幕。放映员们抡开铁锤，打好地脚，架上银幕杆，拉紧银幕绳，撑起银幕布。人们仰面看到那蓝天下高高挂起的洁白银幕，不由得欢欣鼓舞。孩子们更是奔走相告。他们知道，银幕挂起来，幸福马上就要降临了。

看样子，老钟和放映员们很熟悉。不过，老钟只说几句话就匆匆走了。紧接着，放映员们便忙着抬出发电机，摆开扩音机，接上稳压器，吊起扩音器，架起放映机，装好电影胶片。太阳落山，火烧云染红了西天。放映员们熟练而又利索地做着放映前的准备工作。

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有认识的、有不认识的、有熟悉的、有不熟悉的，大家互相打着招呼。电影场上，人越来越多，有坐在地上的、有坐在马扎上的、有坐在凳子上的、有坐在鞋上的、有小孩坐在父母肩头上的、有年轻人坐在高高树枝上的，还有坐在银幕后头看“反电影”的……电影场上，说话声、喊叫声、打闹声、欢笑声……此起彼伏，热闹非凡。

“叭”的一声，放映机前的大灯泡亮了。“嘣嘣”，老文书拍响了话筒。大家

那时，我曾问过玩耍的孩子们，最喜欢哪部电影？他们异口同声说，张嘎子。《小兵张嘎》，真实地塑造了一位少年英雄。他那刚强倔强却又聪明伶俐的性格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小观众。尤其是，当群众为掩护他遭受伪军毒打时，他敢于挺身而出说：“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，与他们没有关系。”当敌人把他关在炮楼里进行拷问时，他敢于咬住敌人执拗的手指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一个调皮活泼、天真淘气的孩子，时而不讲道理地堵上胖墩家的烟囱，时而违犯组织纪律将缴获敌人的手枪藏在鸟窝里……他的勇敢令人鼓舞，他的淘气招人喜爱。在黄村，我经常看到孩子们排队高唱《参加八路军》，“打仗最好子弟兵，杀敌全靠自己人。老乡们，老乡们，大家想要得解放，快快参加八路军，快快参加八路军……”

我问孩子们，看过几次张嘎子了？孩子们说，天天看，我就笑。孩子也笑，笑着笑着就跑远了。

不到一年时间，老钟被调走了，黄村人也很难看到“三战一队一个兵”了，精神文化生活继续匮乏。

然而，当时代走进艳阳天，虽然老电影解放了，但农村看电影的热潮并没有再次掀起，因为，电视出现了。

## 纵横捭阖写乾坤

——记著名书法家、“童式书法”创始人童心田

□ 记者 孙智文/图

保护，就必定有其独特之处。

其一，书论支撑。童心田的书论，讲究书法之道贵在阴阳和谐。在谋篇布局上，黑白相间，计白当黑，疏朗有致，舒适美观；在技法笔法上，主次搭配，大小错落，快慢结合，奇正相倚，刚柔相济，有虚有实；在墨法印法上，浓淡相宜，干湿相应，轻重自然，阴阳互生，画龙点睛，相映成趣。

其二，形式支撑。“童式书法”形成了大字配小字的风格，大字是主题，小字是解释，相得益彰，给人以形式创新的美感。作品《家和万事兴》，便彰显了“童式书法”的与众不同。很多书法家都写过类似的词句，但很少有人给予解读。而“童式书法”则从儒释道的哲学要义之高度，从天地、国家、夫妻、身心至宏至微的社会层面给出说法，着实让人领悟书法的真正内涵，绝不只是写字，而是书中有关、书中有关，弘扬国学，传播正能量。

其三，内容支撑。“童式书法”作品体现了书中有关、书中有关、书中有关、书中有关。书法是文化传播的载体，一个合格的书法家，不仅要练好写字的基本功，更要练好外功。国学经典、四书五经、唐诗宋词元曲、历史、哲学、文学、美学知识，书法理论、天文地理等都要掌握，只有这样，创作时才能挥毫泼墨、潇洒自如，弘扬国学，给人以向上向善的正能量。“童式书法”既吸收了国学知识的经典要义，也继承了中国传统书法的优秀基因，还运用了社会发展的时代新元素。

为此，国家邮政局及中国国际集邮网将“童式书法”印成邮票、明信片，在全国公开发行。童心田的书法诸体兼备，重韵尚法，具有较强的功底、灵气。笔法和结体，直追二王，字里行间，亦有米芾的影子，还有些魏碑加王铎的中原书风，其妙处却在似与不似之间，这当是融会贯通的结果。童心田书法艺术的造诣，得益于对米芾的用笔结体有精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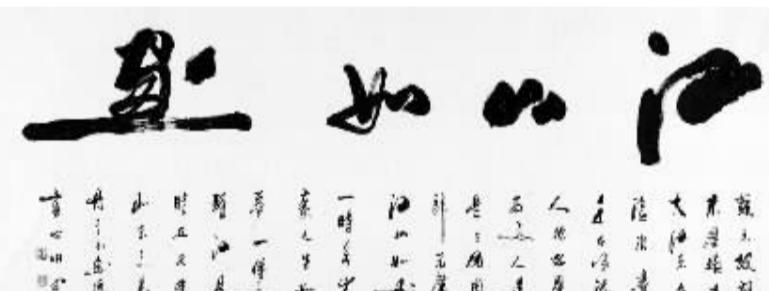
的理解和多方位的撷取。尤其是他的行楷写得疏朗洒落、飘逸爽健、瘦不露骨、肥不剩肉，可以说深得米芾精髓。因此，童心田是我国为数不多的、大字小字均写得很好的“学术型”书法家之一。

童心田的书法，扎根传统，汲取营养，选好角度，破壳而出。在章法布局上，规范、匀称、疏朗、计白当黑、气定神闲、玉树临风、潇洒自如；在结体上，内紧外放、大小错落、奇正相倚、干湿对比、浓淡结合、亦行亦草；在笔法上，起笔重、收笔稳、点如坠石、横若卧龙、竖似枯藤、撇比豹尾、勾像长戟；在墨法上，从湿到枯、顺其自然、重墨为主、不燥不火。

清健挺劲、温润雅静是童心田书法的特点。线条清劲，作品《沁园春·雪》中的“外”、“莽”、“舞”等字的“竖”画，刚健遒劲。用墨温润，由浓逐渐到淡到枯，流畅自然，一气呵成。章法跌宕，正如《春雨杂述》中说：“一篇之中，虽欲皆善，必有一二字登峰造极，如鱼鸟之有鳞、凤以为之主，使人玩绎，不可名言。”疏密相当，作品《沁园春·雪》中的“长城内外”到“山舞银蛇”多数则“疏”；而“欲与天公”到“江山如此多娇”则“密”，表现了我国古代绘画理论“疏可跑马，密不透风”的艺术特点。形神兼备，作品《家和万事兴》，字字有形，笔笔有神，布局奇稳，墨趣横生，既有龙腾虎跃之势，又有满目烟云之感，能给人以美的享受，使观赏者心旷神怡、陶醉于笔墨之中。

童心田的作品《胡锦涛语》入选中国书协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的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；作品《长征》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国家领导人、共和国百名将军、百名部长、著名书画家作品展中荣获特等奖；作品《江山如画》《春暖花开》《陋室铭》《沁园春·抗日烽火》等分别荣获国内外书法金奖。

名家  
解读



## 袁世凯与近代朝鲜

□ 范闵杰

树声的“树”字营、刘铭传的“铭”字营、潘鼎新的“鼎”字营、吴长庆的“庆”字营，到安庆集中。吴长庆本在解先亮部，解先亮以自己“不善交接，不愿远出”为由，拒绝了李鸿章的渡江邀请，所部人马多数编入吴长庆的“庆”字营。于是，这帮子弟兵跟吴长庆绑在旗杆上，准备处决。直到英翰出面，费了许多周折才把吴长庆救下来。一人思念对方救命之恩，一人视对方为股肱之才，分外倚重，吴长庆和英翰结为异性兄弟，成为生死之交。

1860年4月，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，李鸿章在其帐中做幕僚。张树声自感占山为王决非长计，不官不民、不兵不匪，难成气候，便写了一个禀帖给李鸿章，表达了自己想投靠湘军建立立业的意愿。禀帖中，张树声全面分析了安徽民团的情况和安徽军情。李鸿章附了一封短信，简单介绍了张树声的情况，并转交给曾国藩。曾国藩读过禀帖，对张树声大加赞赏，称其“独立江北，真祖生也”。帖子也更加坚定了曾国藩创建淮军的决心。李鸿章立即给张树声复函，让其带领刘铭传、周氏兄弟、潘鼎新、吴长庆到安庆面谈。翌年，张

至此，全国局势基本可控，为祸十七年的战乱基本平息，各地只剩部分散兵游勇有待进一步剪除。吴长庆以军功赏穿黄马褂，换瑚敦巴图鲁名号，并授正一品，不久又加提督衔，后又因“办江防有功，以记名提督补直隶正定镇总兵。吴长庆理应赴直隶正定镇总兵之职，可刚刚上任的两江总督沈葆桢上奏挽留，称：“吴长庆统领庆字十三营，分扎浦口、江阴等处，于沿江一带情形最为熟悉，现在相度形势，建造炮台，该总兵胸有智略，洁己爱民，实行防营中不可少之员。”吴长庆没有履新，留在了浦口，迎来了自己几年前结识的兄弟——袁保庆，也为袁世凯后来的投奔登上留下机缘。

袁保庆（1825年~1873年），字筠臣，号延之，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中举。袁树三次，大哥袁保中是袁世凯生父。因保庆膝下无子，袁保中将袁世凯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。

早年，袁保庆追随叔父袁甲三在皖北、河南一带平捻，屡有军功。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，河南巡抚张之万保举袁保庆为道员，留河南补用。浙江巡抚马新贻力奏朝廷，让袁保庆赴浙江补用。但二人的好意均未被吏部批准，反以同知，发山东补用济南府。同治七年，马新贻升任两江



投稿邮箱：zkwhzk@126.com

新闻热线：0394-8599519

起于随父亲剃净，终成于追随左宗棠西北平叛，督办粮台，官至刑部右侍郎。有身边这些鲜活的例子做引导，加之袁世凯对八股制艺先天的愚钝和抵制，少年袁世凯就像今天上学偏科的孩子一样，迷恋武运军功，鄙视闹场制艺也属正常。

据《容庵弟子记》记载，袁世凯在南京时已精于骑术，再烈的马，也能轻松控制。袁世凯在南京时的塾师叫曲沼，是位举人。除《容庵弟子记》中的只言片语之外，史料中查不到关于此人的更多资料，只知道曲沼不仅学问好，还擅长武术。这正合袁世凯的口味，袁世凯跟随师傅练就了一身好武艺。于是，袁世凯更加重武轻文。

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6月，袁保庆病逝于任所，终年48岁。吴长庆、刘铭传等亲往吊唁，帮助袁家的孤儿寡母操办丧事，处理善后事宜。（未完待续）

## 投笔从戎

八、兄弟重逢

吴长庆（1829年~1884年），字筱轩，谥武壮。其父战死后，以难荫世袭云骑尉。失去父亲羽翼的吴长庆，没有了依靠和支持，开始经历风雨和孤独。

安徽长江南北团练虽然办得如火如荼，但因各自为政、互不相容，并没有形成很强的战斗力。敌来，他们尚能同仇敌忾，共驱之；敌去，则你争我夺，大闹家窝内讧。在众多团练队伍中，以张树声、张树声兄弟，刘铭传、董凤高、周盛传、周盛波兄弟，带领的三支队伍最为强悍，他们分别占据“三山”（周公山、大潜山、紫蓬山），时常挫败来犯的敌人，所以，太平军将领常以“勿犯三山”相告诫。但终究还是一盘散沙，难成什么大气候。

1859年，英翰出任合肥知县，他带着有限的僚属和兵勇从寿春出发，抄小路前往合肥，沿途多是太平军占领区，英翰被迫得狼狈不堪，终于到了治所附近。但在实力就是一切的战乱时代，周盛波、刘铭传并不买这位县太爷的账，将他拒之门外不予接纳。最终，落魄的英翰在肥西王

周口名人